

為什麼聽見某個人受傷的事情，腦袋會突然停止運轉，嗡嗡作響？
為什麼看見某個人血淋淋的傷口，會痛的像是自己的傷口一般呢？
為什麼想像某個人會伴隨在自己左右，心情會像奔入雲霄般快樂？
為什麼總是會無法抵抗的想要靠近某個人，不是習慣更像是本能？

夢想著，能夠替父親延續夢想；
夢想著，能夠向上超越那高度；
夢想著，能擁有一個知己在側；
親情、事業、友誼，愛情也同樣是夢想的一部分。

他夢想著，終有一天可以和一位如同母親般爽朗的女子共結連理，同父母般的恩愛。
為什麼當見到「他」時，心臟鼓動的速率會失控的不像自己？

青年自從學長受傷後開始變得有些奇怪，例如他總是會沉默的注視著對方，目光或嫌棄或糾結或狂熱。事實上他是決定要和對方拉開一點點距離，可是已經同住一室快要逼近兩年的默契不是說打磨就能變回原狀，早晨一人更衣一人盥洗；午休一人打飯一人找位置；澡間一人備毛巾一人端臉盆；放課一人把風一人翻牆；晚間一人整理一人打掃……大部分的時間，他們將生命貢獻給了學校與訓練，餘下的小部份裡在這樣的生活中要說沒有對方的景象根本是天方夜譚。

「是哥兒們，不是別的。」垂下眼，當對方又一次不經意的觸碰自己時，青年這麼告誡自己。也許萬事都有預料之外的事情發生，而這些意外我們無法掌控、無法觸碰也無法阻止。他曾經想過當一輩子的哥兒們並且努力的往這個方面前進，可是他總是不經意的將視線帶向對方、教官稱讚對方時自己甚至會與有榮焉的挺起單薄的胸膛、每次看見那道小疤時會替對方感到疼痛、即便對方失敗了也會因為他堅持的身影而感到光榮、當有人靠對方靠得極近時會想大喊把你的爪子給我收回去，更重要的是在他身邊感受到了安心的氛圍。

青年開始懷疑學長對自己也有意思，但他猜自己正在得到妄想症的路途上一去不回頭。他發現學長總是喜歡貼著自己，但是他把這件事情歸在於好哥兒們都是這樣的，雖然他心跳的要進醫務室；他發現學長常常用複雜的目光看著自己，但是他想也許是對方發現了自己的小秘密或者是想要上廁所又害羞；他發現在自己訓練受傷時學長永遠都是第一個來探望自己的人，但是他猜這大概就是兄弟之間的情誼；他發現偶爾和同期生說些帶顏色事情或嬉戲的貼近時學長臉會黑的不行，但是聰明的他知道這肯定是因為學長也跟自己一樣對擇友有把小尺尺！色情污穢是不可以的！於是他繼續做他冷靜自持的好孩子，學長的臉又變回帥氣的膚色了。

時光總是匆匆的奔走，倒數的計時開始了。跟著隊伍站在兩側的青年目送著那個自己朝思暮想了接近兩年的男人穿著燙得筆挺的制服走到隊伍最前端發號施令，老舊的喇叭這回沒有再發出刺耳的聲音而是傳出了悠揚壯麗的驪歌，在師長面前接受畢業證書的傢伙不像是那個老是和自己打鬧在一塊兒的學長而是一個隨時準備上線工作的男人。外表端著嚴謹的青年在內心裡頭暴跳如雷，他觀察著對方的同時也審視著自己，從發現自己到現在學長即將要早自己一年畢業、早一年離開自己、早一年去認識新的人群——他都沒有說出口，自己那點小心思。青年不認為自己是什麼會扇著大旗子展開革命叫世人不要用異色的眼光看待同性戀、叫長官不准因為性取向而打壓他們的大偉人，事實上他連去跟對方說要不要在一起都不敢。

這樣一個退縮，就又縮了一年，站在與學長當年相同的位置上唱著驪歌。同期生都以為自己和那個感情要好的學長肯定沒有聯絡了，事實上卻是每隔兩三天就會通個電話，互相說說近況、他分享職場上的各種所見所聞、他說說學校裡自從他走之後發生的種種不同的事情。青年以為結局就是如他所願的好哥兒們，但是實際上來不只是他在試探對方的底線、對方也在捉摸自己的深度。若有四無的曖昧讓他幾乎抓狂，所以當他收到了自己被分派的區域後瞪圓了眼，對比了一下學長給自己的警局名後嘴都咧到後面了。

果然該是他的就是他的，石侍注定落在他的手裡！

——夏侯燃撥出了電話，他說：慶祝我們同個轄區，要不來喝個酒解禁？